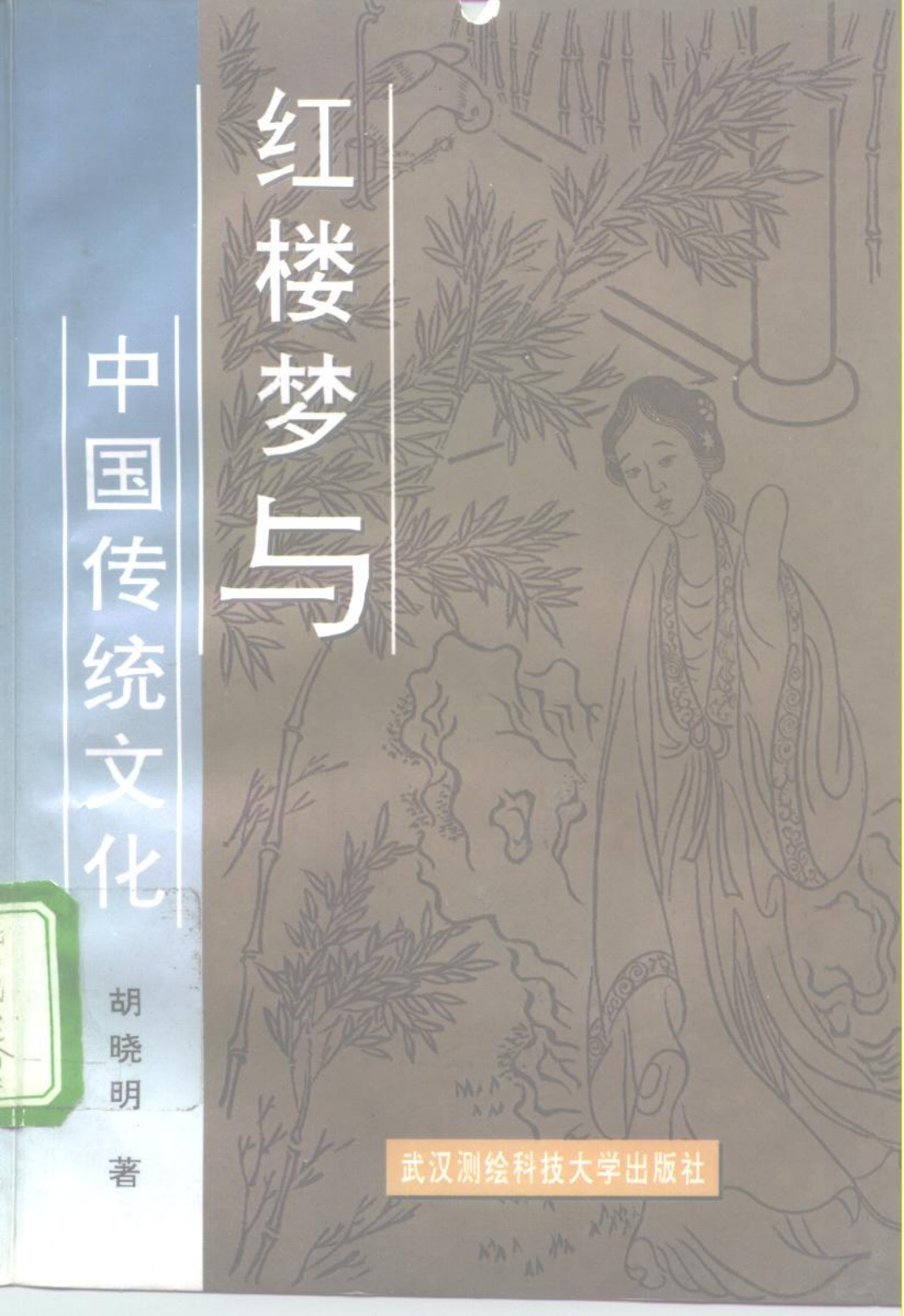


红楼梦与



中国传统文化

胡晓明
著

武汉测绘科技大学出版社

红楼梦与中国传统文化

胡晓明 著

武汉测绘科技大学出版社

(鄂)新登字 14 号

2008/32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红楼梦与中国传统文化/胡晓明著. —武汉:武汉
测绘科技大学出版社, 1996. 5

ISBN 7-81030-423-2

I. 红…

II. 胡…

III. 红楼梦-研究与评论

IV. I207.411

责任编辑:陈君良 封面设计:曾 兵

武汉测绘科技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武汉市珞喻路 39 号 邮编:430070)

武汉测绘科技大学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8.6875 字数:195 千字

1996 年 5 月第 1 版 199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册 定价:10.8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由承印厂负责调换(邮编:430070)

序

冯天瑜

优秀的文学作品，往往在审美价值之外，还具有意蕴深广的认识价值。恩格斯指出，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给我们提供了一部法国‘社会’特别是巴黎‘上流社会’的卓越的现实主义历史”，“在这幅中心图画的四周，他汇集了法国社会的全部历史，我从这里，甚至在经济细节方面（如革命以后动产和不动产的重新分配）所学到的东西，也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41—42页）从这一意义上，《人间喜剧》以及俄国作家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等长篇巨著被人们称之为反映某一特定社会历史的“百科全书”。在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中，最富于百科全书性的，当推极尽“悲欢离合，兴衰际遇”的《红楼梦》。

《红楼梦》以宝、黛、钗的爱情悲剧为主线，以荣国府、宁国府盛极而衰的演变史为背景，展示了中国晚期宗法社会广阔而深邃的生活场面。作者曹雪芹身历世态炎凉变幻，有着敏锐

细腻的体验,他敢于直面人生,“如实描写,并无讳饰”(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又“用假语村言敷演”本事,对生活素材作“添、减、藏、露”的艺术加工。曹雪芹家学渊源深厚,承袭中华文化多方面遗产,并冶于一炉,形成极深厚的积淀,故手撰之《红楼梦》上承风、骚旨趣,中获唐诗、宋词妙意,下得《西厢记》、《金瓶梅》启迪,集中国古来各种文学样式之大成,这是《红楼梦》有百科全书气象的因由之一;与此同时,作品展开的生活画卷又是多角度的,以贵胄世族为主,兼及平民、农家,写来无不纤毫毕现,其间又涉及典章制度、学术哲理、三教九流、医卜星相、园林建筑、家什服装、车马走狗,乃至琴棋书画、宴筵茶点、猜谜作对,对文化的雅俗诸层面一一加以淋漓尽致致的挥写,共同为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形象服务,这是《红楼梦》形成百科全书气象的又一因由。

《红楼梦》因其底蕴深奥,故历来的阅览者和诠释者的解读是多维度的,将其视作“演性理之书”、“藏纬之书”有之,视作“政治小说”、“伦理小说”、“社会小说”、“哲学小说”、“道德小说”、“种族小说”、“哀情小说”亦有之,见仁见智,莫衷一是。然而,从《红楼梦》的百科全书性而论,把它作为“一部文化小说”来读,也许别有兴味。而诸君案头的这部《红楼梦与中国传统文化》便是将《红楼梦》置于中华文化背景下加以分门别类研究的力作。是著在如下几方面颇下功夫——辨析《红楼梦》对诗、词、曲等雅文学的汲纳,对神话、对联、谜语、俗语、时调小曲、酒令等俗文学的采借;考察《红楼梦》与戏剧、美术、游艺等艺术样式的关系;又将其中有关饮食、品茶、器用等物质文化娓娓道来,还兼及司法、岁时。总之,《红楼梦》所反映的清代广义文化的四层面——物质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和观念文化,是著都有所论列,其搜求材料的细密、剖析的微妙,令人

击节叹赏。读毕是著,一方面可以加深我们对作为“文化小说”的《红楼梦》的理解,另一方面也可以强化我们对中华文化丰赡性的体悟。

作者胡晓明君是“老三届”一代人,跌宕起伏的生活阅历,磨练其意志,而且也凭添了几分沧桑感,这也许是他喜读《红楼梦》的一种背景。而近十年来文化讨论的启迪,又给他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和诠释方式,终于成就了这部《红楼梦与中国传统文化》,亦可谓“数年辛苦不寻常”。值此文稿付梓之际,应胡君之命,略书以上感言,权充序文。

1995年12月6日于武汉大学寓所

前 言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由黄河和长江哺育的中华民族，在这片广袤而丰饶的土地上辛勤劳作，艰苦创造，发展了自己富有独创性的中华文化。大地山川的钟灵毓秀、历史文化的深厚积淀，孕育和形成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灿烂辉煌的传统文化。中华文化展现了中华民族的创造精英，显示出华夏文化的浩然灵气，以其丰富多采的内容和高度发展的水平，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对人类的文明和进步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中国最早的典籍《周易》中指出：“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黄帝内经》中载：“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中华文化在政治、经济、军事、哲学、历史、文学、艺术、教育、伦理、农学、器用、工艺等方面都有许多重大的成果，形成了浩瀚的文化海洋。积数千年文化的发展，中华文化在清代造就了《红楼梦》作者曹雪芹这样的天才。李辰冬先生曾指出：“中国整个文化的精神，都集于曹家，而曹家的灵魂，又集于曹雪芹一人；因此，由曹雪芹一人，可以看出中华民族整个灵魂。”（《〈红楼梦〉在艺术上的价值》）毛泽东也曾说过：我国“工农业不发达，科学

技术水平低,除了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历史悠久,以及在文学上有部《红楼梦》等等以外,很多地方不如人家,骄傲不起来。”(《论十大关系》)这些论述都说明了《红楼梦》这部小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是中华民族奉献给世界的文化珍品,是中华文化的骄傲。

然而自《红楼梦》问世以来,人们对它的认识众说纷纭。张新之说:“《石头记》乃演性理之书,祖《大学》而宗《中庸》。”(《红楼梦读法》)“明镜主人曰:《红楼梦》悟书也。”(江顺怡《读〈红楼梦〉杂记》)“旗下友人云,《红楼梦》为谶纬之书。”(汪沔《寄蜗残赘》)王国维称:“《红楼梦》自足为我国美术上之唯一大著述。”(《〈红楼梦〉评论》)使人认为:“吾国之小说,莫奇于《红楼梦》,可谓之政治小说,可谓之伦理小说,可谓之社会小说,可谓之哲学小说、道德小说。”(《小说丛话》)王钟麒则说:“《红楼梦》,则社会小说也,种族小说也,哀情小说也。”(《论小说与改良社会之关系》)季新指出:“此书是中国之家庭小说”(《红楼梦新评》)蔡元培说:“《石头记》者,清康熙朝政治小说也。”(《石头记索隐》)邓狂言认为,“《红楼》之底面为种族的政治历史小说。”(《红楼梦释真》)佩之则说:“我们把《红楼梦》当作言情小说,掌故小说,哲学小说,政治小说看。”(《〈红楼梦〉新评》)胡适指出:“我们看了这些材料,大概可以明白《红楼梦》这部书是曹雪芹的自叙传了。”(《红楼梦考证》)寿鹏飞认为,“然与其谓政治小说,毋宁谓历史小说,与其谓历史小说,不如径认为康熙季年宫闱秘史之确也。”(《红楼梦本事真谛》)鲁迅则说:“人情派,此派小说,即可以著名的《红楼梦》作代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毛泽东1964年8月18日在北戴河与几位哲学工作者谈话时说:我是把它当历史读的。开始当故事读,后来当历史读。(《毛泽东的读书生活》)周汝昌则

认为,“《红楼梦》是一部文化小说。”(《红楼梦与中华文化》)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社会经历的人,站在不同的立场上,从不同的角度对《红楼梦》作了不同的解释,得出了不同的结论。这个过程使得人们对《红楼梦》的认识不断深入、不断深刻、不断发展。

自 80 年代以来,出现了世界范围的“文化热”。它一方面是人类对自然和自身认识的深化,一方面是人类对现实社会发展的思考,一方面又是社会科学达到严密化和精确化的要求。众多的学者,从不同的学科涉足到文化领域之中,写出了一些重要的著作,开拓了人们的思维视野。然而,正因为视角的不同、侧重点不同,出现了数百种对“文化”的定义,以致使人们莫衷一是。这种定义的不确定性,正如冯天瑜先生在《中华文化史》中指出的,“它实际上反映了随着历史的发展,文化内容在日益丰富以及人们对文化的理解向着广延度和深刻度不倦地进军。”英国文化人类学创始者泰勒在 1871 年曾将文化简单归纳为“整个生活方式的总和”。现在较具代表性的是大英百科全书的释义:“人类社会由野蛮至于文明,其努力所得的成绩,表现于各方面的,如科学、艺术、宗教、道德、法律、学术、思想、风俗、习惯、器用、制度等,其综合体则谓之文化。”我国学者对文化素有研究,梁启超说:“文化是人类思想的结晶。”胡适说:“文化是一种文明所形成的生活方式。”冯天瑜指出:“文化是主体与客体在人类社会实践中的对立统一物。”这些学者为我们对文化的认识指引了一条道路——文化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中,它包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两个层面。

中华民族的祖先以自己的劳动,创造了绚丽的传统文化。春秋战国的诸子哲学,汉魏六朝的丰碑巨制,唐宋时代的诗词古文,明清之际的小说画卷,无不表现了先辈们对民族、对国

家、对社会的炽烈情怀,对自然、对宇宙、对世界的殷切希望。正是这些千古风流人物前仆后继的奋斗,正是这深厚的传统文化的积淀,才造就了伟大的中华民族、博大久远的中国。一定的民族文化传统,一面积淀为一个民族的群体意识,一面又张扬为现实的气氛,从而形成一个民族的共同心理素质。历史上为中华民族作出了贡献的杰出人物,无不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和启迪;他们吸取传统文化的营养和精华,而又站在时代的高度,以自己呕心沥血的创造,丰富和发展了传统文化。

清朝是中国 2000 多年封建历史的最后一个王朝,“康乾盛世”是封建社会的最后辉煌。在这样一个历史潮头,诞生了千古不朽的曹雪芹。他的生活道路始于繁华,终于潦倒,不堪回首。对富贵奢华、沉浮荣辱、世态炎凉的刻骨铭心的感受,使他借小说主人公贾宝玉的经历,写出了自己对人的生命的痛彻思考。对这样一个极富哲学意蕴的命题,我们读《红楼梦》时常常难于理解。实际上,这正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精神最根本的继承。讲中国传统文化,已经有儒、释、道三家互相交融、互相渗透的定见。但细究起来,这三家还只是流,中国传统文化的源头是《周易》。《周易》上说:“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这揭示了中国文化传统的“天人合一”观念。虽然《红楼梦》谈儒学,讲佛理,言道法,表现出既有对入世的描述,又有对悟禅的嗜好,还有对遁世的追求,但是作者并未止于此,而是执著于对历史的浏览、审视和沉思,提出了“人生意义”这样的大问题。以“假语村言敷演”的小说,实现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伟大构想。

《红楼梦》一经问世,就以思想内容的深刻和艺术手法的精湛在至亲好友中传阅,后经程伟元、高鹗订补刊行,更风行

于世。不仅知识界广为流传,而且上至宫廷帝后、贵族官僚,下至普通百姓甚至闺中女子,都喜爱阅读。随着《红楼梦》的流行,产生了《红楼梦》研究,出现了许多研究流派。

首先是评点派。一是以脂砚斋、护花主人、明斋主人、大某山民、太平闲人、读花人等为代表的评点,范围涉及人物性格、情节发展、艺术手法、思想内容等方方面面;一是以永忠、明义、周春、凌承枢、黄昌麟、沈慕韩等为代表的对《红楼梦》所作的诗词题咏,范围涉及对《红楼梦》人物的赞叹、对故事情节的感悟、对《红楼梦》诗词的唱和以及个人读《红楼梦》的感受等。这些评点题咏,虽是出自各人不同角度,但主要是对书中内容而发,可以对读者起到启发作用。

其次是索隐派。早期以王梦阮和沈瓶庵的《红楼梦索隐》、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邓狂言的《红楼梦释真》为主要代表作品,后又有杜世杰的《红楼梦原理》、赵同的《红楼猜梦》、李知其的《红楼梦谜》、霍国玲和霍纪平的《红楼解梦》、冯精志的《百年宫廷秘史:〈红楼梦〉谜底》等。索隐派越出小说之外,爬罗剔抉,探索幽隐,寻找小说所“隐”去的“本事”和“微义”。主要是以《红楼梦》中的某些情节和描写,去影射某些历史人物和政治事件。虽然其自认为比附、印证都有道理,但对读者的阅读帮助不大。

再次是考证派。先是胡适对作者和时代历史性考证的《红楼梦考证》,开创了考证派的研究。其后是俞平伯的重点辨析《红楼梦》本身内容的文学考证的《红楼梦辨》。而集考证派之大成的是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他通过对大量历史文献的爬梳,系统地考证了曹雪芹家族的籍贯、旗籍、任职、行年、亲戚、交游以及盛衰的原因,考证了康、雍、乾时期的社会政治特征及对织造一职的政治使命的要求,提出了曹寅负有笼络江

南遣民和知识分子责任的创见。这些对帮助读者理解《红楼梦》提供了充分的背景材料。

其后是小说批评派。一是从佩之的《红楼梦新评》、李辰冬的《红楼梦研究》、王昆仑的《红楼梦人物论》，到何其芳的《论红楼梦》、蒋和森的《红楼梦论稿》，再到蔡义江的《红楼梦诗词曲赋评注》，形成了对《红楼梦》的文学批评；一是以李希凡和蓝翎的《评〈红楼梦〉研究》，以及张毕来的《漫说红楼》、朱眉叔的《红楼梦的背景与人物》等为代表作，形成了对《红楼梦》的社会学批评。这些著作，或者从人物形象的塑造、作者艺术手法的探求等艺术评价方面，或者从人物的思想感情、作品的思想意义等思想评价方面，为读者提供了广阔的思维空间。

最后是文化研究派。虽然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第一次从文化层面评价了《红楼梦》，但却长期无后继者。直到80年后，才有刘梦溪的《〈红楼梦〉与民族文化传统》问世。其后，有周汝昌的《红楼梦与中华文化》、何永康的《红楼美学》、刘宏彬的《〈红楼梦〉接受美学论》、成穷的《从红楼梦看中国文化》等著作相继问世。它们不再局限于《红楼梦》的考证、社会学批评和文学批评，进而将《红楼梦》放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大背景下来研究，考察它在传统文化中所处的实际地位，为读者提供了更广阔的文化背景，也便于更深刻的理解《红楼梦》。

从《红楼梦》研究的历史发展过程，我们可以看出，对这部小说的认识是逐渐深化的。吴组缃先生说：“研究《红楼梦》，是研究中国文化最集中的、最高级的丰碑。”《红楼梦》深刻地切入了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揭示了民族的生存状态。对《红楼梦》的文化研究，不仅正确地揭示出《红楼梦》的产生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多方面的不可分割的关系，而且揭示出《红楼梦》在其传播和普及过程中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

钱穆先生说：“中国文化，全部都是从家族观念上筑起。”（《中国文化史导论》）曹雪芹洋洋百万余言的《红楼梦》写的就是家庭的琐事，因此其描写人物之多，为中国小说之冠。这众多的人物，大多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根本之点，是作者将各种人物放到一定文化氛围中刻画，以其各人文化特性不同，显出其灵魂，故读者印象深刻难忘。贾珍、贾琏、贾宝玉、贾环是兄弟，所受教育和身分地位都相同，可是贾珍的淫、贾琏的俗、贾宝玉的雅、贾环的痞，各显其面貌的不同。元春、迎春、探春、惜春是姐妹，是从小儿在一块受教养的大家闺秀，可是元春之贵、迎春之懦、探春之敏、惜春之僻，各是其文化修养使然。黛玉、宝钗、湘云与贾家都是亲戚，先后来到贾府，但在性格上，黛玉是艺术化的，宝钗是社会化的，湘云是自然化的，因此她们清高、装愚、活泼的特点各具其象。贾府的丫头虽自己不识字，生活在这样的大家贵族之中，同是身披绫罗、插金带银，但鸳鸯刚烈、平儿宽和、晴雯倔强、袭人阴柔、紫鹃笃厚、莺儿伶俐，气质个性千差万别，也是因为接受传统文化熏陶不同。就连最不堪的人物中，鲍二家里的暧昧、多浑虫的淫浪、多姑娘的轻浮、宝蟾的刁悍，也是因各自所处的文化环境不同而相异。在这主仆上下众多人物的生活中，写了有吟诗、填词、听戏、唱曲、联对、猜谜、饮酒、行令、吃茶、游戏、作画、习字、下围棋、赌博、讲笑话、放风筝、排家宴、庆生辰、打官司、串戏曲、筑园林、贺岁时等等，都是普普通通、平平常常的大家族中的生活场景。然而它们反映了人物的欢乐与悲哀，家族的发达与衰败，展示了多层面的丰富而又复杂的文化意蕴。这些文化场景的叙述和描写，使作品具有更丰富、更典型、更真实的品格，反映了传统文化的激荡、融和、消长、撞击、继承、创新和发展的深刻内涵和激烈冲突，展示了多向的生活追求、多元的心理情

绪、多方位的社交联谊、多灾多福的人生变奏，塑造了人物的善良、刚直、洒脱、豪放、沉沦、阴险、淫荡、孤僻等不同的性格。这样就写出了作者的文化思索和创新。

以“梦”来标题作品，无论诗歌、小说、戏剧、音乐、美术都不鲜见，古今中外都不乏佳例。《红楼梦》把中国人的历史性生存状况归结于“梦”，从传统文化的各个方面去描写“梦”，显示了曹雪芹雄视百代的气魄；他纵向寻求、横向借鉴，以不受绳墨束缚的大手笔，写出了这部真、新、文的宏篇巨制。庄子曰：“且有大觉，而后知其为大梦也。”（《齐物论》）只有醒者，才能站在梦外把梦感受为梦，并作为梦来加以言说。经历了大富大贵、大悲大痛、大彻大悟的曹雪芹，以超越个人生命价值的挣扎而创作的《红楼梦》，既是中国传统文化哺育的结果，又给中国传统文化以强烈影响。《红楼梦》是一部中国文化小说。

* 在《红楼梦》研究中，人们对作者、版本的意见并不一致。本书采取下述方法：所引《红楼梦》文字，未经说明的，俱以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3月版为准，不区分前80回与后40回；作者径称曹雪芹。

目 录

前言.....	(1)
《红楼梦》与雅文学.....	(1)
传神文笔足千秋	
——《红楼梦》与诗.....	(3)
用尽陈王八斗才	
——《红楼梦》与词.....	(8)
异样笔墨逞风流	
——《红楼梦》与曲	(13)
诗卷长留天地间	
——《红楼梦》与《诗经》	(18)
云淡风轻近午天	
——《红楼梦》与《千家诗》	(24)
《红楼梦》与俗文学	(28)
石破天惊逗秋雨	
——《红楼梦》与神话	(30)

心有灵犀一点通	
——《红楼梦》与对联	(34)
伸词致意解自叹	
——《红楼梦》与谜语	(39)
笔补造化天无功	
——《红楼梦》与俗语	(44)
雅俗虚实巧自用	
——《红楼梦》与时调小曲	(50)
醉翻彩袖抛小令	
——《红楼梦》与酒令	(54)
《红楼梦》与戏剧	(59)
氍毹一曲管弦催	
——《红楼梦》与演戏	(61)
粉白黛绿声姿妙	
——《红楼梦》与家伶	(64)
敷粉登场效梨园	
——《红楼梦》与串客	(68)
词藻警人满口香	
——《红楼梦》与《西厢记》	(71)
玉茗堂开春翠屏	
——《红楼梦》与汤显祖	(74)
《红楼梦》与美术	(78)
妙手丹青趣天成	
——《红楼梦》与中国画	(80)

不知身在图画中	
——《红楼梦》与西洋画	(84)
天机云锦妙无痕	
——《红楼梦》与画论	(87)
疏密融和见精神	
——《红楼梦》与书法	(91)
只留清气满乾坤	
——《红楼梦》与瓷器	(95)
天上人间诸景备	
——《红楼梦》与园林	(99)
《红楼梦》与游艺	(104)
怨曲争传紫玉钗	
——《红楼梦》与曲艺	(106)
初三下九同游戏	
——《红楼梦》与游戏	(109)
百岁无多时壮健	
——《红楼梦》与体育	(112)
短长肥瘦各有态	
——《红楼梦》与猜谜	(116)
棋兴月中生白黑	
——《红楼梦》与围棋	(120)
藏钩酒向刘郎赌	
——《红楼梦》与赌博	(125)